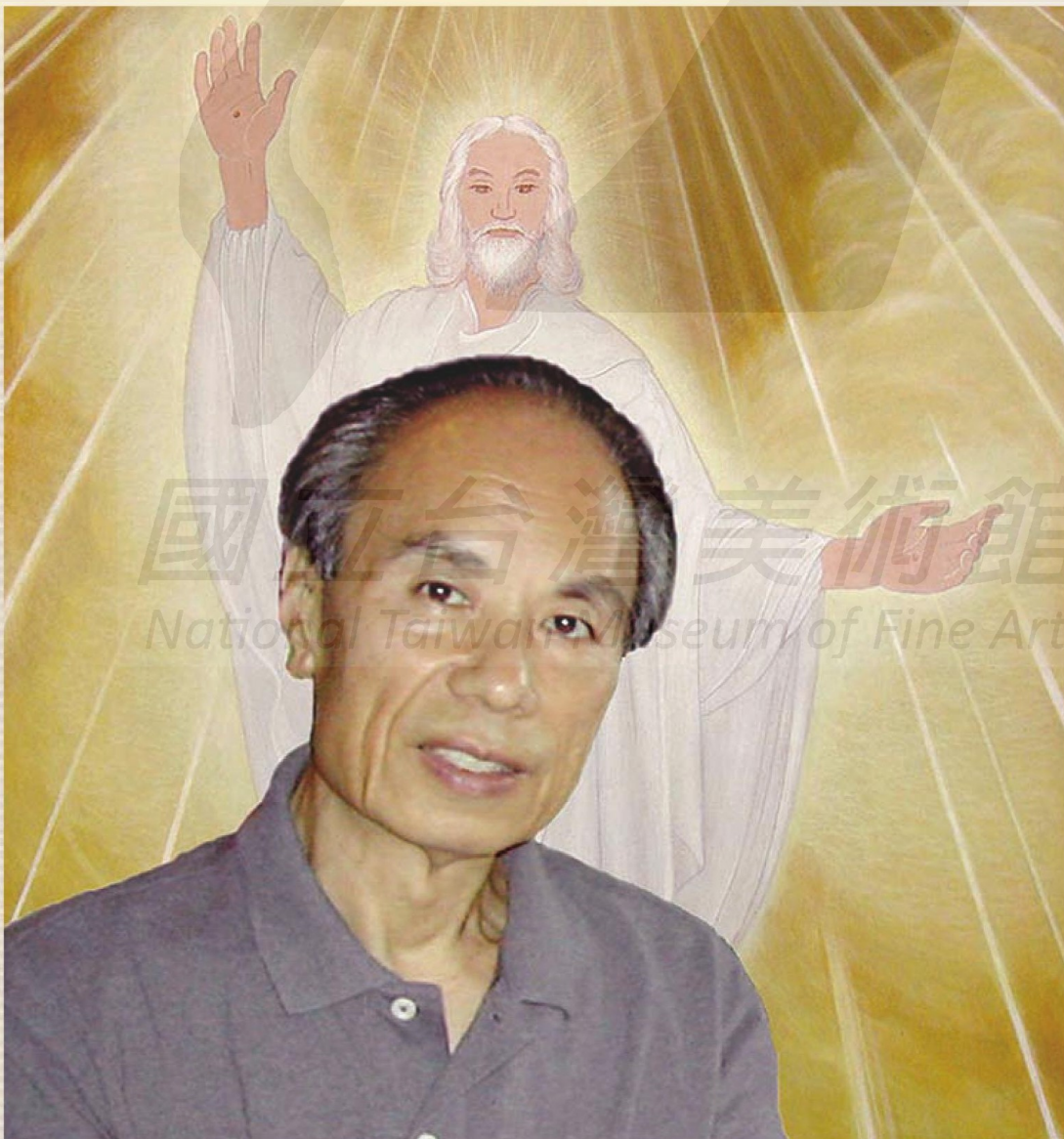


六、走向靈光的心象時期

1998、1999年前後逐漸形成的強烈宗教感，在進入21世紀的2000年以後，成為劉耕谷藝術創作終極的核心內涵，自然而然地使他創作的方向，走向一種宗教的靈光。檢視此一內涵的形成，應有其必然的內在理路，也有其偶然促成的外緣因素。回顧劉耕谷21世紀的作品，他透過畫筆刻畫了對生命榮枯、生命流轉的感慨。2006年，劉耕谷以向日葵為主題創作了〈精神〉一作，枯萎花朵卻仍散發如燃燒般的光芒，一如畫家對自我生命的最後詮釋。

劉耕谷已然成為臺灣美術史上耀眼的一顆巨星。



【右真圖】
劉耕谷
改造自己（局部）
2002 膠彩
73×60.5cm

2006年，劉耕谷與〈榮耀的基督照臨大地〉合照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林舜

2002.9

■ 面對生命的轉折

首先，劉耕谷的投入創作初始，便在黃鷗波的啟蒙、引導下，走向一條強調人文、思惟的深刻路徑，也因此路徑，激發劉耕谷得以跳脫臺灣膠彩畫長期以來被「地方色彩」制約的視覺取向與裝飾性趣味，得以展現一種恢宏、壯美、深邃的人文厚度與藝術氣勢；獲得美術館徵件首獎的〈吾土笙歌〉如此，歌頌巨山巨靈的「真木」系列如此，〈禮讚大椿八千秋〉更是如此。然而，深入人文思考的結果，推其終極，必和宗教接軌。1990年代後期，乃至2000年之後的走向靈光的心象時期，顯然也是此一內在思惟理路，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。

此外，從劉耕谷個人生命的際遇檢視，家族疾病的陰影，似乎也是他作為一位敏感的藝術家，無以逃脫的挑戰。劉耕谷的家族，有遺傳性的心血管疾病，父親福遠翁，正是因高血壓導致中風過世，其兄弟姊妹

1994年，劉耕谷與前輩畫家合影。左起：許深州、劉耕谷、劉黃美惠、黃鷗波、賴添雲、謝榮礪、溫長順等。



八人，更有五人死於心臟與心血管相關的疾病。劉耕谷本人，自小即有心律不整的毛病，因此，他始終講究身體的保健，每天維持運動和打坐的習慣，也因此始終保持相當好的體能狀況，才能創作那些尺幅驚人的鉅作。

不過，到了1992年，也就是他五十二歲那年，開始發覺較劇烈的運動時，心臟會有緊縮、無法平順呼吸的現象，且情況未見改善，甚至有愈加嚴重的狀況，乃在1995年前往醫院檢查。醫生檢查的結果，建議劉耕谷馬上進行心導管的手術。不過，劉耕谷認為這會擔誤了自己已經規劃好的創作進度，因此便拒絕了醫生的建議。儘管在這期間，家人一再規勸他住院治療，劉耕谷卻心意已決，甚至完全不再踏入醫院一步。而在死亡陰影的威脅下，創作的方向走向一種宗教的靈光，似乎也是自然的發展。

最後，是在長期投注創作後，整個社會的回應，似乎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，特別是在「國際化」的問題上，他說：

臺灣藝術難以推向國際舞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臺灣的藝術家太多，推薦甲而不推薦乙時，政府單位就被攻擊，所以要靠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發展，暫時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假如不靠政府而單靠自己的力量來推動自己的畫展，必須花上千萬元以上的經費才能靠媒體宣傳，在臺灣有史以來的畫家，還花不起這種費用。但是你可能說，從小處著手，一點一點、一次一次的收穫也好，試問這種宣傳的力量有多大？相當懷疑！



【上圖】

1995年，劉耕谷與前輩畫家合影。前排右起：林玉山、許深州、陳慧坤、黃鷗波、賴添雲。後右；劉耕谷。

【下圖】

約1995年，劉耕谷於省立美術館學術研討會時發言。

當然啦，有些畫家費了很大的勁兒，在做自己的所謂「小型國際個人畫展」，但是幾十年下來，我都看不出他們能獲得什麼名聲和利益。政府沒有文化力量，個人更沒有宣傳力量的原因，就是臺灣的藝術文化，長久以來在國際文化舞臺上是沒有地位的。不像歐美西方國家有著高度的藝術文化資源為導向，他們所發佈出來的「藝術創作」，透過媒體推展，很容易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和讚揚。

當然，我從沒放棄向國際發展的願望，我自信東方文化藝術必定有抬頭揚眉的時候。漸漸地，從西方藝術慢慢地開始轉向東方來，尤其是有潛力和創造性的東方文化作品，必定會受到國際的肯定。我也時時注意，有一天夠資格，且同時有足夠的雄厚的財力和動力的人與我合作，開創以上所謂的三個困難條件之外，打開自己的國際出路，是我現在不斷地努力的目標。

不過這樣的期待，似乎並沒有看見可能實現的跡象；因此，劉耕谷的創作，逐漸由外界的關懷，轉向內心世界的省思，也是可以理解的發展。

[左圖]
劉耕谷攝於1996年。

[右圖]
2001年，劉耕谷於畫室。





劉耕谷 秋池 2000 膠彩
180×183cm

此外，或許特別對劉耕谷創作的心志，也造成相當影響的，是1998年，原本懸掛在省立美術館雕塑走廊牆上的〈吾土笙歌〉，因館舍的整修，被拆卸下來；隔年（1999），臺灣發生百年來的「九二一大地震」，館舍受損，整修遙遙無期；俟2004年，整修後重新開館，〈吾土笙歌〉卻未有再被重新懸掛的跡象……。這一切的改變，顯然都讓劉耕谷對藝術的熱誠，產生了微妙的轉向；而其中最無法改變的，是2002年後，劉耕谷的體能急遽轉弱，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，大幅作品的創作已不再可能，作品也開始轉向充滿靈光與死亡的心象系列。

永不凋零的向日葵

回頭檢視劉耕谷21世紀的作品，2000年的〈秋池〉(P.143)，是對生命榮枯的感嘆，夏荷已枯、秋池蕭瑟，曾經的榮光，隱約仍存，在暗夜中晃動閃耀。

2001年的〈千年松柏對日月〉，也是對生命流轉的感概，即使千年松柏，仍有斷枝殘幹的生死交替，相對於那無言、屹立的山嶽或亙古旋轉的日月。而同年一批以金荷為題材的創作，華美的色彩，幾乎就是生命極度成熟的表現。

至於2002年「向日葵」的出現，是新的題材，特別是〈某時辰的向日葵〉一作，更凸顯藝術家生命的成熟與超越。向日葵原是追著太陽旋轉的生命象徵，熱切而悸動，一如「瘋狂畫家」梵谷燃燒般的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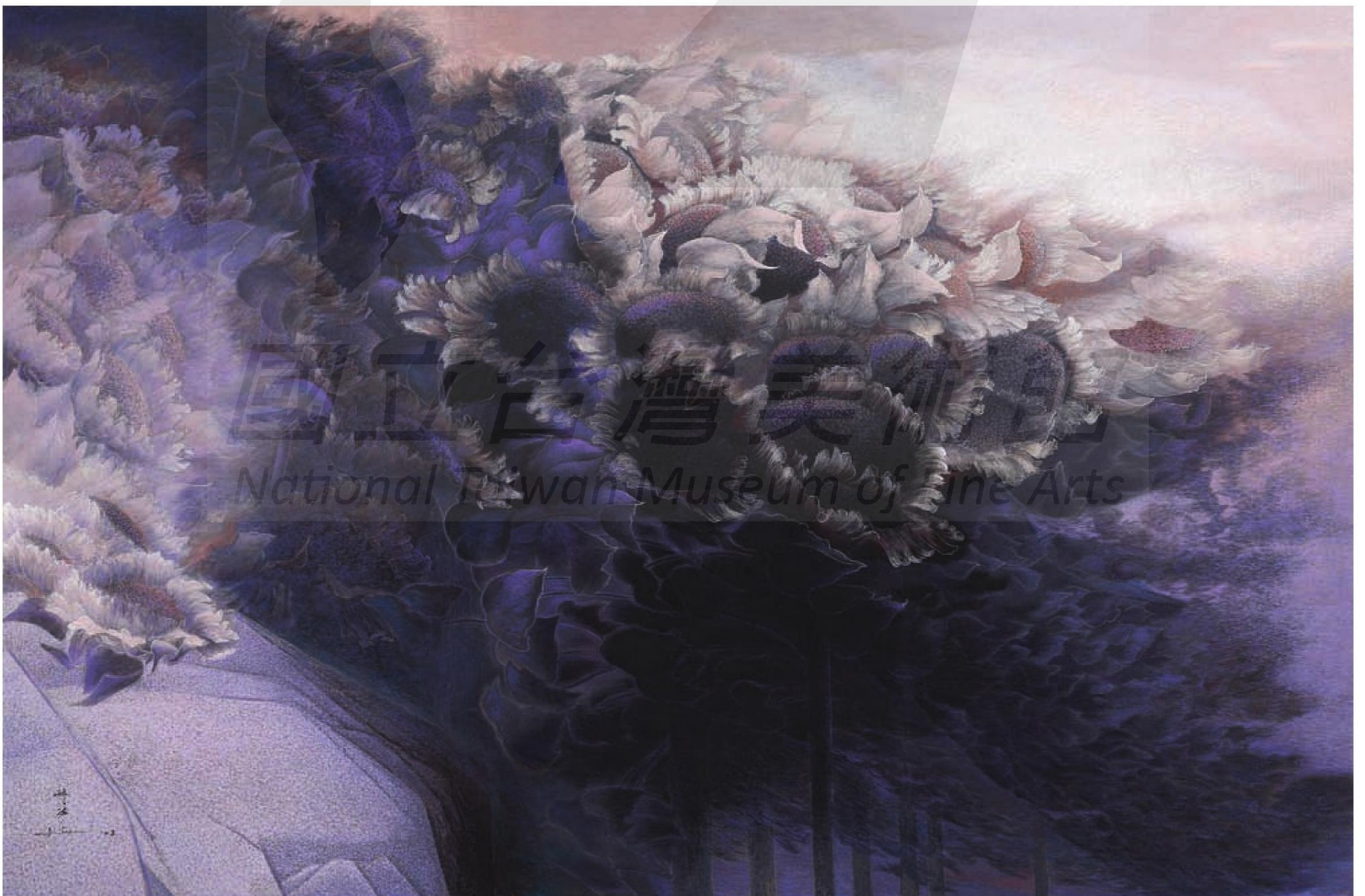
劉耕谷 千年松柏對日月
2001 膠彩 244×366cm





劉耕谷 棕樹
2001-2002
膠彩
80×100cm

劉耕谷
某時辰的向日葵
2003 膠彩
244×366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命；但在劉耕谷筆下，昇華成一種猶如冰霜凝凍下、冰心玉潔的水晶之花，尤其墨色的表現，更有著死亡的陰影。

到了2002年，劉耕谷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，巨幅作品不再出現，改以一些較小幅的畫作，描繪自我境況，也就是一系列取名「心象之光」的作品：〈秋意〉、〈竹下有光〉、〈清閒〉、〈再成長〉、〈棕樹〉（P.145上圖）、〈在竹林中〉、〈殘荷〉、〈清修〉、〈沉影〉、〈學荷圖〉、〈改造自己〉（P.139）、〈竹趣〉、〈觀水圖〉、〈幽境可尋〉等等。幾乎構成了一部思索生命的「死亡之書」；而其中最放心不下的是〈竹影相隨〉的摯愛妻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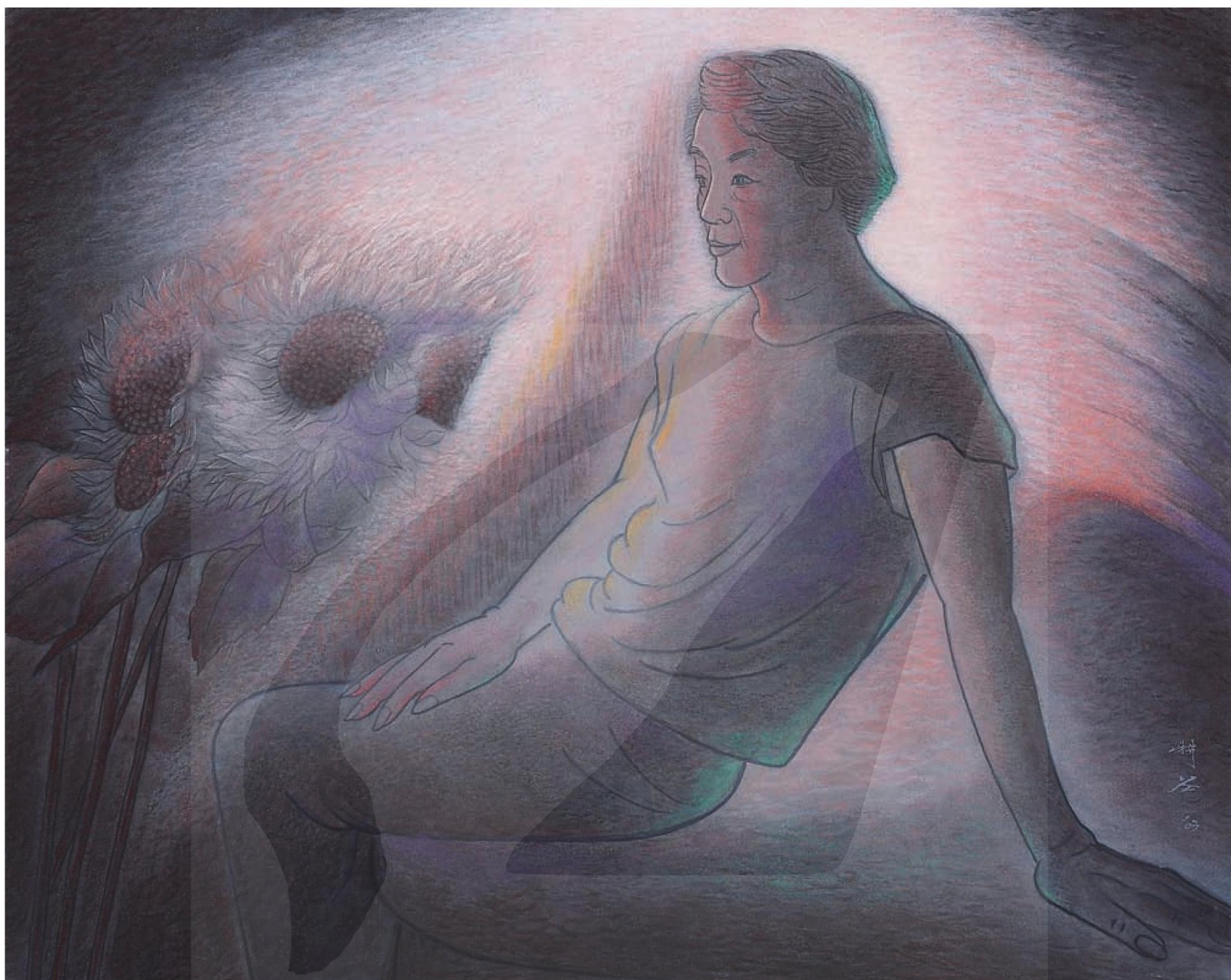
[左頁上圖]
劉耕谷 在竹林中
2002 膠彩
80×100cm

[左頁下圖]
劉耕谷 竹影相隨
2002 膠彩
73×60.5cm

劉耕谷
觀水圖〈自畫像〉
2002 膠彩
60.5×73cm



劉耕谷 竹趣
2002 膠彩
60.5×73cm



劉耕谷
美人圖（內人的畫像）
2003 膠彩 91×73cm

2003年持續以妻子為對象，創作了兩幅〈美人圖〉，一是以妻子年輕時的
照片為模本畫成，一是以接近白描的手法，描繪夫人斜坐在一片迷濛的空
間中，前方有著幾枝太陽花，作品又名〈內人的畫像〉，「與子偕老」是這
對恩愛夫妻最初也是最終的許諾。

即使面對生命巨大的挑戰，劉耕谷始終沒有放下畫筆，除了一些清
雅、淡淨的靜物小品「清音系列」和以〈紅玉山〉（2003，P61下圖）為題材的
創作，展現他要為膠彩畫再創新局的旺盛企圖心外；直到2004年，仍有〈燦
爛的延伸〉和〈柔光〉這類極具品質的佳構；尤其〈燦爛的延伸〉，是以暗
沉的筆調，同時呈顯了畫家一生熱愛的幾個畫題：太陽花、荷花與竹子。

〔右頁圖〕
劉耕谷 燦爛的延伸
2004 膠彩
100×80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2005年，劉耕谷轉為基督的信仰後受洗。

劉耕谷 聖母與聖嬰 2005
膠彩 80×100cm

在基督信仰中安息

2004年，對劉耕谷的生命而言，是極具戲劇性變化的一年。這位一生篤信佛教且創作大量石窟佛像繪畫的虔誠佛教徒，卻在一個極為突然、且不可思議的機緣中，一下子轉為基督的信仰；且在2005年之後，創作了大量和《聖經》有關的作品，包括：〈聖母與聖嬰〉、〈聖母子〉、〈五餅二魚〉(P.154上圖)……，以及一系列以「最後的審判」為題材的「啟示錄」系列(P.152-153)。這類的題材和表現，是此前臺灣膠彩畫家所未曾得見的創作：〈奢華的巴比倫被火燒盡〉、〈大淫婦和古蛇被毀〉、〈末日災難的來臨掌握在神手中〉、〈敬拜得勝的羔羊〉、〈榮耀的基督〉、〈無數蒙恩的人〉、〈上帝實施最後審判〉、〈末日的災難〉、〈新耶路撒冷〉、〈七天使吹號〉、〈基督再臨〉……，儘管有一些作品還是水彩的草圖，但從那一些龐大的構圖，我們很難想像一位生病的人，還能有如此驚人的創作力





劉耕谷 聖母子 2005 膠彩 73×60.5cm

【劉耕谷所作以「最後的審判」為題材的「啟示錄」系列】

草稿包括：〈奢華的巴比倫被火燒盡〉、〈大淫婦與古蛇被毀〉、〈末日災難的來臨掌握在神手中〉、〈敬拜得勝的羔羊〉、〈榮耀的基督〉、〈無數蒙恩的人〉、〈新耶路撒冷〉、〈基督再臨〉等等。



- | | | |
|---|---|---|
| 1 | 2 | 6 |
| | 3 | 7 |
| 4 | 5 | 8 |
- ① 劉耕谷 最後的審判 / 火湖消滅大罪人 2005 膠彩、紙
 - ② 劉耕谷 奢華的巴比倫被火燒盡 2005 膠彩、紙
 - ③ 劉耕谷 末日災難的來臨掌握在神手中 2005 膠彩、紙
 - ④ 劉耕谷 敬拜得勝的羔羊 2005 膠彩、紙
 - ⑤ 劉耕谷 榮耀的基督 / 寶座上的救主 2005 膠彩、紙
 - ⑥ 劉耕谷 無數蒙恩的人 / 14萬4千人被額印 2005 膠彩、紙
 - ⑦ 劉耕谷 新耶路撒冷 / 聖城的榮耀 2005 膠彩、紙
 - ⑧ 劉耕谷 基督再臨 / 我必快來 2005 膠彩、紙



劉耕谷 五餅二魚 2006
膠彩 180×206cm



劉耕谷 精神 2006 膠彩
60.5×73cm





劉耕谷
榮耀的基督照臨大
地（遺作）
2006 膠彩
169×100cm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2016年應國父紀念館邀請，於中山國家畫廊舉辦「土地、人文與自然的詠嘆——劉耕谷膠彩大展」時藝術史學者蕭瓊瑞致詞。

與表現力。

2006年，劉耕谷再以向日葵為題材，創作了〈精神〉(P.154下圖)一作，暗沉的色調，枯萎垂頭的花朵，卻仍散發猶如燃燒般的光芒，正所謂「肉體雖死、精神不朽」，一如畫家對自我生命的最後詮釋。

到了2006年7月初，劉耕谷在畫完〈榮耀的基督照臨大地〉(P.155)，全幅以白色和黃色構成，基督攤開的雙手，有著明顯受釘的釘痕。之後，劉耕谷鬆了一口氣，向兒子耀中說：「我畫完了！你幫我安排明天進醫院手術吧！」

7月3日，劉耕谷進行心導管手術，醫生不慎弄破血管，轉往手術檯，卻又遇到滿床的狀況，遲誤了急救的時機；延至8月19日，終於辭世，結束他在世間六十五年的生命。一如《聖經》上所說：「那美好的仗，我已經打過了；當跑的路，我已經跑盡了；所信的道，我已經守住了。」

劉耕谷已然成為臺灣美術史中耀眼的一顆巨星。